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
第九回 史湘雲重徵蝴蝶詩 林瓊玉雙效鸞鳳侶

話說湘蓮、妙玉共入駕幃，極樂交歡，付之摹擬，直至紅日當窗，才起來盥沐。湘蓮對妙玉梳妝。菱花映去，眉翠生春；蕙帶沾來，肌紅散麝。「女為悅己者容」，湘蓮細看，真如月殿仙娥，喜得心花燦爛。妙玉道：「我於今視卿如天，指望你博得個功名，於一番事業，才可揚名顯親。你的武藝固屬超群，但不知文才若何？」湘蓮道：「我少年遊俠，未習詩書，只略知幾個字，深愧班管千鈞，不知妹妹何以教我？」妙玉道：「咱們橫豎閒著，我有的是書，你可天天看書寫字，間或又演武藝。文墨一道，我雖不才，必當盡心合你講究。數年工夫，文事武備可都全了。」湘蓮大喜，從此終日閉戶讀書，專習文藝。妙玉鴻案相莊，極其誠篤。這且按下。

再說黛玉因失盜一事，家丁出力者均有獎賞。包勇功多，格外賞銀五百。又揀四十名壯健的，同包勇巡夜。又查得大觀園圍垣牆，多有人家住房圍繞，只有西北角是空地，極其寬廣，空地之外，又有人家住房遮護。黛玉、寶玉同商，將這空地買來，也蓋做花園，西通林宅，東並大觀，三園聯成一處。園外盡是房屋圍繞，又揀緊要地方，蓋了幾座更樓，賈、林兩第，一覽而通。佈置得嚴密周詳，舉家歎服。寶玉將新收之地多工蓋造。內中佈置，全靠林府聘來的一位南邊雅士虞自如先生——外號夢園。建造各處亭台樓閣，都是此人獨出心裁。此園成工，後書交代。

且說宅湘雲夫病已愈，黛玉贈了萬金一所田莊，又贈些衣飾布帛，值兩千金。夫妻二人感激之至。湘雲時常來住，一日走至沁芳橋畔，只見五色鳳仙花如綴錦，引得群蝶紛飛，看了一回，來至怡紅院，向寶釵、黛玉說：「我今兒回去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再住幾天。那裡這麼離不開？從前一住半年，還只是催著人接你來。於今雖有妹夫絆住，也不可疏遠了咱們。」湘雲道：「因為有點要緊事情，回家過幾天就來。」於是二人攜手同行，走至沁芳橋頭，湘雲指著鳳仙花道：「林姊姊只愁我不來，我望著這些花，那裡捨得去？你瞧瞧那朵大紅的，實在可愛。」忙叫翠縷去彩。翠縷剛伸手來摘，只見這朵花忽向斜枝裡一拋。翠縷一驚，定睛看時，卻是個朱紅蝴蝶，眾人納罕。這蝴蝶盤旋圍繞，高高下下，飛去飛回，惹得一群丫頭用扇撲的，用絹子掠的，攝手攝腳去捉的，鬥了好一會才飛遠去了。

湘雲別了眾人，到家料理事務停妥，想起那日見的朱紅蝴蝶實在稀奇，吟成七律一首。

過了幾天，賈母著人來請。湘雲帶了許多物件，先來賈母處請安，薛姨媽、寶琴、香菱、岫煙也來了，湘雲見過眾人。鳳姐道：「老祖宗正惦記著你，說你從前在這裡一住半年，於今多則三天，少則一天，就要回去。為什麼離不得家了？」姨媽道：「於今自然比不得從前，要照應姑爺。若常在這裡，家裡的事交給誰呢？」鳳姐道：「這趟打算住幾天？」湘雲道：「你猜一猜。」鳳姐道：「估量著至多七八天就了不得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拿不定。」一面指著外間說道：「你瞧瞧，倒像搬家似的，帶了這些東西來，還不長久住著嗎？」湘雲道：「我這趟要住到看過菊花才回去。」賈母道：「又太遠了。你常在這裡原有趣，把你姑爺擱下了，可使不得。」湘雲道：「鄉里有家富戶，請了個外路先生，病重回家。於今托他代館，要到年邊才得回來。家裡沒事，在這裡可住久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林妹妹說你搬家似的，我只道你帶許多東西來，像合姑爺拌嘴賭氣似的，倒嚇我一下子。」眾人聽說一笑。

釵、黛二人同湘雲、寶琴、香菱、岫煙來園中賞玩鳳仙，湘雲道：「我那天見的紅蝴蝶實在可愛，謔了一首七律，請教公評。此調多久不彈，手生荊棘了。」一面念道：

茜色裙衫幻相全，風回舞翅落紅鮮。
胭脂魄冷迷楓葉，荳蔻思深化杜鵑。
掠過御溝流影亂，依來宮額鬥妝妍。
模糊老眼驚飛舉，誤認榴花落檻前。

群釵一面聽，一面贊道：「新豔極了。咱們的詩社久停，要振作起來才好。」黛玉道：「待花園完工，再來興社。怡紅院後花障一帶的各色雞冠，錦屏似的，清秋佳色，不可不觀。」於是一群人同至花障邊玩賞，就在石凳上坐下。丫頭將茶送來，每人一個五彩洋磁茶船，鬻紅仿雕漆合歡蓋鍾，盛著天水泡的龍井茶。

賞了一回雞冠，同來至瀟湘館。只見院中四架盆景：一種朱筠，乾色如象牙，清勁光潤，朱紅竹葉，疏密停勻。一種丹杏，花如渥丹，狀如緋桃，香氣甜藹，沁人心脾。一種鴛鴦菊，枝葉，扶疏，每一莖上並頭兩朵，一朵或粉紫；一朵或青黃，一邊或紅，一邊或白，一蒂雙花，各色分別，故名鴛鴦菊。一種蝴蝶梅，虬枝屈乾，初開桃紅，轉淡紅，由淡紅轉白，又由白漸開漸紅，形如蝴蝶，兩邊兩個大長瓣，兩個小圓瓣，如蝶翅，中間一個窄長瓣如蝶肚，心中花鬚有兩根長的，出於大瓣之外，儼然一個蝴蝶，開時惹得無數蝴蝶棲止花間，遠望真假莫辨，奇妙如此。

群釵賞玩後，又見裡間書幾上擺著一盆紫蕙，每莖上著花數十朵，色如紫羅蘭，香比建蘭，格外幽靜。湘雲要動手擷取，寶釵忙攔住道：「你這脾氣還不改，一見花就要插到頭上去。竟要做一頂百花盔，長遠頂在你頭上才好。」黛玉道：「把他頭上鎗上許多眼，遇花便插才簡便。」

說笑之間，又到隔間裡，看見書架上一盆金蘭，葉如碧玉，寬窄適中，長短合度，花似蜜蠟作成，瓣短而闊，形圓如梅，燦爛如金，稀世之英，可稱仙品。群釵人人賞鑒，贊不絕口。湘雲貼到架邊，只管嗅香，一面說道：「蘭為王者香，這香的妙處又在王者之上，要稱他做太王香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過幾天剪下兩朵，你再來頂太王，如何？」湘雲道：「剪花的時候先告訴我，洗洗頭髮，梳個高髻，好頂太王香。」寶琴道：「太王在你頭上兩層，你就是個文王。夜來可曾夢見飛熊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他的飛熊夢久已入了。你沒瞧他：先前吃飯，一塊魚沒有吃完，倒蘸了半碟的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笑。湘雲道：「你別笑我，叫大伙兒瞧瞧你，比比我的肚子，誰高拱些。」眾人說說笑笑，天色將晚，方才各散。

次日早起，黛玉吩咐人：各色齊備怡紅院後花障。面前響環池水，繞出沁芳閣，近又重新修整。這花障順著池水曲折編成，竹籬上面網著各種藤花，春時豔似錦屏。池沿寬有兩丈，各色雞冠栽於籬根內外。賞花設席，池沿上搭起明瓦天棚，排著許多坐位。每位一椅二幾，安放肴饌茶具，每位一洋漆小桌，盒內貯精細乾鮮果品、佐酒嘉肴，一壺一觴。備辦停妥。

到了上午，賈母邀了封夫人、薛姨媽、舒夫人、邢、王夫人並眾姊妹等，花花簇簇的先來怡紅院坐下。賈母道：「今年雞冠秋色很好很多，這個地方又收拾得好，大家都要來熱熱鬧鬧。寶玉橫豎是常合你們一陣的，瓊哥兒也要叫他來，合寶玉一樣坐。」於是大眾齊來至花障邊，只見椅幾坐位對著花障，自西至東，一字兒排下去。賈母對舒夫人道：「這一定是你姑娘的佈置，別人再沒有他細心別緻，各色周到。」舒夫人道：「咱們姑娘本來聰明才幹，再得老太太調教，所以事事妥當。平日跟著老太太陶熔，才得如此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，萬不能抵他精明。咱們且坐下來。」封夫人又與薛姨媽謙遜，賈母道：「封太太的首坐，再沒人僭的。」於是封氏首坐，其次姨媽、賈母、舒夫人、湘雲、寶琴、香菱、岫煙、邢夫人、王夫人，再探春、惜春、喜鸞、尤氏、李紈、鳳姐、寶釵、黛玉、瓊玉、寶玉都坐下了。賈母道：「今兒點的什麼菜？」黛玉道：「除例菜外，揀各人所喜的添了幾樣。」賈母點點頭，讓過兩回酒菜，抬頭細看，忽然指著舒夫人對面一朵大雞冠說道：「這朵白的很好，妙極了。叫什麼名色？」黛玉回道：「叫做雪嶠層云。」賈母問：「共有若干種類？」黛玉道：「有上千細種，合菊花都刻的有譜子。」

賈母又笑道：「今兒賞花，可惜少個玩意兒。」一語未終，只見平兒攜著巧姐，鴛鴦拉了劉老老合板兒的兄弟發兒來了。賈母欠身道：「劉親家，多久不來了。」老老道：「莊家人生活忙，今年又多種點子糧食，所以這早晚才偷空來，請請老太太安、合姑

太太、姑娘們的安。今年雨水調勻，瓜果很有味兒，帶了點子請老太太、姑太太、姑娘們嚐嚐新。」賈母道了謝。黛玉叫人添設老老坐位，同賈母並排。湘雲忙來同釵、黛二人並坐。寶玉之下，又添鴛鴦、平兒、巧姐坐位。賈母問：「老者一向好？」老老站起來道：「托老太太的福，還掙的動。出力的粗活也不能了，食量也很差了。從前食量大如牛，吃個老母豬；而今食量大如豬，只好吃個老母雞。酒也不能喝了。」眾人聽說大笑。

寶玉見老老腮邊生個癩子，貼了膏藥，向著寶釵、黛玉，把個指頭到自己腮上指指，又指著劉老老。寶釵觸動前事，已經大笑。黛玉道：「今兒要行今使得，再別叫他做出那個樣子來。你瞧他的腮幫子，再鼓一下，那膿血就像放花似的射出來了。」寶釵、湘雲聽說，笑的氣喘。瓊玉問寶玉：「姊姊們為何這麼好笑？」寶玉告以往事，瓊玉亦笑了。賈母忙問：「你們笑什麼？說給大伙兒聽聽。」湘雲起身來說，笑的說不出聲。還是寶玉忍著笑，做兩回才說完。大眾正在笑聲鼎沸，忽見鴛鴦走到老老面前，悄悄說了幾句。老老道：「我的好姑娘，饒了我罷！」一面自己指著腮上道：「你瞧瞧，連說話都怪疼的，再一鼓就炸裂了，只怕吃的東西都從裂縫裡冒了出來。」大眾笑得前仰後合。

媽子又來上菜，賈母叫揀爛的挑兩樣放到老老面前。發兒坐在老老旁邊，老老偏著頭慢慢的吃，發兒等不停台，早已風捲殘雲，當時乾淨。賈母問：「係兩樣什麼？」丫頭回說：「金銀蹄、酥雞。」賈母道：「蹄子也罷了。老老害癩子，這雞不該送過去。」老老道：「不相干，這樣沒骨子的雞，又很爛，那怕癩子害死了，也要吃完他。」眾人又讓過酒餚。上到點心，各人隨意拈拾，單看老老合發兒吃得有趣。鴛鴦只要行令，薛姨媽忙道：「這個不必罷，我笑疼了肚子，還沒有好。」封夫人道：「已足領了，散坐坐罷。」於是大眾起身，又到各處逛了一回再散。

湘雲住在蘅蕪院，香菱、寶琴、岫煙作伴。次日，四人來到怡紅院，同寶釵、黛玉復在花幃前瀟茗清談。只見一群五色蝴蝶遠遠飛來，直入花叢，往返迴旋，穿來度去，群釵越看越愛。內中有個翠藍的，分外輕盈嫵娜，又有紅黃白黑五色斑斕，與花相映，令人目悅心怡。湘雲道：「我前日做了《紅蝶詩》，你們今兒再把這五色的分詠起來好麼？」黛玉、香菱齊說：「別緻有趣。除你詠過不算，咱們恰好五人五色。」寶釵道：「不准揀擇，做五個闌，誰拈著那一色，就詠那一色。」丫頭安了幾子、文具在各人面前，湘雲做闌，各人拈取。恰好黛玉拈著藍的，寶琴紅的，寶釵黃的，香菱白的，岫煙黑的。各人思索，不一會都有了，湘雲將一幅粉紅落霞箋騰出來。只見各人的詩道：

藍蝶林黛玉

不將紅紫染微麗，螺黛輕勻淡掃眉。
翡翠金寒春夢杳，蔚藍天暖落花遲。
踏青山畔和煙瘦，凝碧池頭著雨癡。
為問雲英消息遠，畫橋何處寄相思？

紅蝶薛寶琴

杜鵑枝上影微茫，十里朱欄護豔妝。
粉赤自應驕豔惹，顏酡半為醉芬芳。
輕衫舊染胭脂淚，薄袂新添琥珀香。
記取夕陽低掠處，誤疑花片落東牆。

黃蝶薛寶釵

楚楚風[情]任自娛，談黃衫外繞來無。
香消蠟瓣梅千朵，魄化金莖草一株。
桂苑舞慵衣歷亂，葵房宿久影模糊。
姚家園內花千頃，攔入深叢色不殊。

粉蝶甄香菱

寂寞瓊軒寄跡微，多情常傍玉階飛。
淡妝素服留真色，獨抱冰心趁晚暉。
醉入梨花迷舞影，坐分柳絮滿輕衣。
珠簾十二憑誰卷？栩栩庭前帶月歸。

墨蝶邢岫煙

烏衣莫錯認門庭，搗罷元霜睡已醒。
鴉鬢分香隨黛化，漆園尋夢被雲扃。
銀缸背處渾無跡，墨筆描來似有形。
月黑花陰春漏永，悵然不語最娉婷。

群釵看畢，湘雲道：「論作法，伯仲之間，各有佳句。細詠起來，要推瀟湘壓卷，這起聯最妙，情景入神。宋時有個張三影，於今出個林蝴蝶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承譽太過。我最愛『漆園尋夢』，形容得幽渺之極；『魄化金莖』，鍛鍊融洽；『獨抱冰心』，何等高洽；『應驕豔惹』，寄情曠達。這幾句確是詠物中傑作。」寶釵道：「總不及你這聯。」彼此互相贊賞，茗敘談深，直到月鉤初上紫薇花才散。

再說林黛玉中元之時，尚未做親。舒夫人來京，李纨因妹子李紋待字，又羨慕瓊玉富貴才華，求著賈母、王夫人向舒夫人同黛玉商量，又托薛姨媽作伐。雖未過禮，已經說成。舒夫人知李紋才貌最優，又想進新房娶媳，意在速成，所以早定下了。那瓊玉命有奇緣，亦應雙偶。舒夫人初來，住在賈母套房內。賈母最愛喜鸞，隔房作伴。每逢瓊玉來賈母處，兩人相遇留神，彼此傾慕已久。及至賞花這日，瓊玉、喜鸞雖係各人各坐，兩下相隔不遠。一個眼慧，一個心靈，二人雖未交談，已備窺其全體。初然入坐，卻不肯以目傳情。坐久下來，自然你顧我盼，勢所必爾。

席散之後，瓊玉回至書房，心中如有所失。喜鸞回去，亦覺中心促促。次日，因瀟湘館金蘭愈開愈香得絕妙，想去看蘭。又因近學做詩，得黛玉指教，托黛玉改詩，特帶了丫頭月梅來至園中。走至半路，想起詩本子未曾帶來，一面叫月梅去取，自己只顧前走。不防雨後苔滑，行至一株紫藤架邊，腳下一軟，身子一閃，連忙抓住一條垂藤，不曾滑倒，吃了一大驚，心慌意亂，頭上戴的一支鏤金碧玉簪縮在藤上，自己也不知道。只得坐在石上，等月梅取到詩本，同往瀟湘館來。黛玉邀到裡間多坐，喜鸞道：「我新近又做了幾首詩，托姊姊刪改。」黛玉道：「你的詩很可去得了。」一面將詩稿翻閱，說道：「你再加兩個月工夫，把些字面練純就是了。且放在這裡，慢慢代你推敲。」

喜鸞對著金蘭細細賞玩，黛玉笑道：「你可愛他？剪一朵與你戴。」喜鸞道：「我愛得什麼似的。」黛玉用竹剪剪了一朵，遞與喜鸞。喜鸞拈著只是嗅那香味，忽對著花歎口氣道：「如此妙品，再有什麼佳卉配得上他！」黛玉道：「莽莽乾坤，物必有偶。到其時，自有比得上的東西來配他。」喜鸞聽說，臉微微一紅，將朵花隨手貼在鬢邊。黛玉道：「此花妙處極多。初春開起，殘秋才謝；頭上戴過的，用水洗淨，盛在磁器內，戴幾天鮮潤如舊；多戴幾次，長久發香。寶姊姊從來不愛替花，前兒也戴了一朵。」兩人評花，權且按下。

再說瓊玉自賞花之後，時時刻刻總有個喜鸞在念。失坐無聊，負了手跟到園中散步，意欲到瀟湘館來。忽見個丫頭手裡拿本書走過面前，因見這丫頭時候喜鸞，所以認得，故意問道：「你拿這書送給誰的？」丫頭道：「喜姑娘叫我拿來的，等著同到瀟湘館

去。」瓊玉心想：「原來他要往那裡，我正要到那裡。」慌忙走來。忽然肚子裡疼起來，一陣亂響，只得忙回去解了手，又匆匆趕來。恰好一腳正踏著喜鸞失腳之處的滑苔，竟栽了一交。爬起來一看，只見苔上兩行窄印，形如蓮瓣。低著頭細細端詳了一會，長僅三寸餘，纖纖尖瘦。憶到《西廂》曲文：「立蒼苔底印兒淺，步芳塵，香徑軟。休言眼角留情處，只這腳蹤兒將心事傳。」又把賞花領略的那番情形細細揣摩，心內思索，舉步間，不防面前一件東西往臉上一碰。定睛看時，原來是支金鎖碧玉簪。取了下來，[心]內想道：「這是他的，如何掛在這藤上？」只管呆呆站著出神。停了一會，忽然想著：「我且拿去還他，看他怎樣。」心中無限思量，信步徘徊，又走錯了路。好容易找了回頭，一面走，一面想，猛抬頭，見前面兩個人徐徐行走，恰是喜鸞扶著月梅來了。

瓊玉一見，驚惶愛慕，目注神馳，心內又想道：「看他打扮得齊齊整整，行將來且是裊裊娉娉，儼是個姊姊鶯鶯。」又呆呆的站著不動。喜鸞走至面前，向瓊玉低低叫聲「林哥哥」，瓊玉亦叫聲：「大妹妹，怎不坐坐就回去了？」喜鸞答道：「坐久了。」說著走了過身。事有湊巧，偏因路滑，喜鸞又閃了一下，頭上戴的那朵金蘭掉了下來，自己卻不知道。瓊玉看見，連忙拾起，含笑說道：「妹妹頭上的花掉下來了。」喜鸞回身看時，瓊玉已將花送到面前。喜鸞：「難為哥哥。」意欲伸手來接，又不好接；瓊玉欲想遞過去，亦恐不便。兩人沉吟了一會，喜鸞叫月梅接了過來。行未數步，又站住，將花貼在鬢上，不知不覺回頭一看。瓊玉炯炯雙眸，呆呆盼望。喜鸞盈盈一笑，款款的走回去了。

瓊玉直看喜鸞去遠，將自己的手聞聞，歎口氣道：「這又是『蘭密香仍在，環佩聲漸遠』了。」垂頭喪氣走進瀟湘館，見了黛玉，將簪子遞與黛玉道：「姊姊是誰的？」黛玉道：「這是你帶來給我的，那匣簪子共十二支，我揀出這支頂好的送喜妹妹，因為他這個人配戴這簪子。今兒怎麼在你手裡拿著啊？是了，只怕是他才來的時候掉在地下，被你撿著了。」瓊玉道：「姊姊猜得有理，但是掛在紫藤上，不在地下。我來走到藤架邊，路滑栽了一交。」黛玉忙問：「可曾跌壞沒有？」瓊玉道：「沒有。起來瞧瞧，只見地上幾個鞋底印兒，內有一個敬的幾寸長，像是滑了一腳。我生怕他跌倒了，細細瞧瞧，苔上又沒有別的痕跡，多分是身子一敬，抓住藤條，不曾滑倒，簪子結在藤上，自己也不知道。」黛玉點點頭，停了一會，對瓊玉道：「據你說這情形，很是的。」

瓊玉問道：「喜妹妹來有什麼事？」黛玉道：「來看蘭花，再托代他改詩。」瓊玉見桌上擱著本書，拿起來說：「就是這本稿子嗎？」書頁上題著《綠窗小草》。一面念，連聲贊好，又誇字的筆法秀媚，又問他這詩字學過幾年。黛玉道：「字寫過三年，詩只兩年半的工夫。」瓊玉道：「他這簪花格小楷，儼然姊姊所書，實在愛人，我們萬不能及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們館閣體另有一家，不必作此無益的筆墨。」瓊玉將本子翻來覆去，細細把玩。黛玉已解其意，欲試其心，假意說：「他這詩字究竟也平平，不為稀罕。」瓊玉道：「姊姊眼、法太高，據我看很難為他。」

黛玉問道：「你將這簪子拿到我這裡做什麼？」瓊玉道：「等姊姊交還他。」黛玉又問道：「你來的時候該遇著。」瓊玉道：「遇著的。」黛玉道：「那會子你就交還了他，豈不剪裁？何必又拿到這裡來？」瓊玉道：「一者怕不是他的，不便冒昧；再者就明知是他的，到底男女授受不親，瓜李之嫌可不怕麼？」黛玉道：「這才是讀書人的理體。」一面用手帕包了簪子，把丫頭拿著，同瓊玉出來，自往上房。

瓊玉回來，只管出神，將《西廂》詞曲念了又看，看了又念：「休言眼角留情處，只這腳蹤兒將心事傳。」自言自語：「眼角留情」四字，真是錦心繡口，才子文章，才能如此入神。剛才他回頭一笑，那眼角的留情，真令我魂銷神往。」又「暖」了一聲道：「怎能夠湯他一湯，早與人消災瘴。」又念到「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」，一面點頭道：「『秋波一轉』，就係留情的交代，留情行代得勁之處，全在秋波那一轉。古來有此妙文，今日有此妙人妙事。合他相遇，亦可謂妙矣！但不知我合他的緣法可能得妙。」如此輾轉縈懷，朝思暮念，雖未入魔，也就如癡若醉。

瓊玉本少年持重，此時竟把持不住，未免疏虞，又兼外感，竟病倒了。舒夫人、黛玉、寶玉、賈政、賈母，憂心如焚。一日，幾個大夫診治，王太醫診出病原，對寶玉道：「此病乃小傷寒，幸未傳經，猶可醫治。但是左尺的脈沉細無力，這是憂思太過，乃心經第一重症，非心藥不能治。論理該沒有這麼重心事。於今權且除風固腎，將標症治好，再想固本的法兒，二爺火速寬他的心事要緊。」寶玉皺眉道：「這個實在難了。」大夫去後，寶玉將王太醫的話告訴舒夫人同黛玉。舒夫人道：「這些天瞧他係有心事的樣子，我細細問過，他又不肯說。姑爺、姑娘再去問問，叫他、有什麼委曲，只管告訴你們不妨。」

寶、黛二人逕到瓊玉處，又細細盤問：「若有心事，不妨直說。」瓊玉絲毫不肯吐露，還說：「哥哥、姊姊放心，我並無心事。富貴如此，還有什麼不足之處？孔子云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』」黛玉聽說，不禁大哭，說道：「你輕輕年紀，怎說合這樣話來？可憐姨媽合我這幾天寢食俱廢。你的心事必不肯說合，這啞謎兒已經難猜，還說這樣傷心的話。你若有個差遲，林氏一脈怎麼了？我也不忍對著你。」一面哭著走了。

寶玉忙安慰了瓊玉幾句，生怕黛玉哭傷，又趕回來。只見黛玉躺在炕上，嗚咽不已。正在難解難分，恰好寶釵進來，見黛玉如此，只當是合寶玉搥氣，忙說：「寶兄弟，你怎麼同妹妹惱起來了？」黛玉道：「不是合他賭氣。」因將去看瓊玉的情老細細告訴寶釵，一面又哭道：「我此時真沒有法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因為聽說這病不輕，所以趕來問你。據大夫說繫心病，心中病難攻，心上醫怎逢？」

黛玉叫丫頭避開，遂將喜鸞如何來看花，托改詩，瓊玉亦來這裡，如何拾簪，如何路遇各情節和盤托出。寶釵道：「我也猜疑，但不知這些情節。怨不得賞花那日，我冷眼看去，他兩個很有些顧盼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看出他們眷戀的意思。」寶玉道：「賞花那日，你們大笑的時候，大伙兒只管傻笑，他兩個四目相注，像行酒令上塑木人似的望不轉睛。他的心事明明白白是這根子，但他自己不認，怎麼樣呢？」

寶釵道：「你們別發急，待我去細細開導他，總要追他的口風出來才好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若能將他這心病治好了，恩同再造。」寶釵道：「究竟喜妹妹這個人，輕易那裡找個好姑爺配得上他，瓊兄弟這個人就娶兩位美夫人亦不為過。我想這件事，瓊兄弟、紋妹、喜妹他們三人，同咱們三人一樣，這是普天下第一美舉。」寶玉喜得跳起來道：「姊姊這話正合我的心坎，妹妹不用說，合我一意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但是這件事有些礙口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們分家，用著大老爺處斷；這件事待我來做個撮合山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若圓全得這件事，往後任憑姊姊要我怎樣，我都依的。」寶釵道：「這是咱們三人當面說的，不准悔口。」黛玉道：「決不反悔。」寶釵道：「真個不悔？」黛玉道：「不悔。」寶釵道：「這麼著：今夜咱們三人同睡的時候，當著我面前，你把褲子褪下來再上床。」黛玉道：「使得，就依你。」寶釵笑道：「罷呀！」一面向寶玉說：「可憐妹妹為著兄弟，躁都不顧了。我是說玩話，怎捨得勒恍他呢？」又對黛玉道：「我往那裡，叫人避開才好說話。我想叫婉妹伴我同去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只管一人說話，橫豎兄弟就如你的胞弟一般，不必避嫌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我固然相信，恐下人物議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又膠柱鼓瑟了，豈不知嫂溺手援從權之理？倘如兄弟有要緊的話，只可你知道，有人在側，又不肯說了，豈不誤事？」寶釵道：「就叫婉妹悄悄坐在外間，不進房都使得。」

於是婉香伴寶釵來至瓊玉書房，婉香悄坐外間，屏退下人，寶釵進房，叫聲：「兄弟，今日可好些？」瓊玉道：「勞動大嬸又來瞧我，很感激你，我的病難得好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我誼勝同胞，你有心事只管說。」一面走至炕沿坐下，說道：「兄弟，可知你一病連累著許多人？」瓊玉道：「原是為我，大家操心，怎麼好？」寶釵道：「妹妹看你回去，也就病了。」瓊玉失驚道：「若姊姊因我慮出病來，我這個人更該死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因為你的心事不肯告訴人，致生許多枝節。你若肯說。就好辦了。辦別的事，我卻不能；若治你這病，非是我自誇，能以心藥治得好的。但要你實告病原，才好對症發藥。」

瓊玉絕頂聰明，察言觀色，聽寶釵語意有因，打算訴以衷腸，一想萬難啟齒，只得隨口說道：「大姊既能醫，就請發藥。」寶釵道：「藥已現成，若妄投了，豈不悖謬？」瓊玉左思右想，實不能說。寶釵道：「兄弟讀書明理，可知虧體辱親，尚謂不孝。乃

至於喪命傷親，不孝之罪不更大了嗎？你病到這個分兒，還不自己保全身命，更待何時？若謂護小疵而傷大體，竊賢者不為，智者不為。以我看，這病只要你開心見誠說合病原，不難於治；若含糊自誤，必至不可解的地位。何以對得住亡過的爹娘、現在的媽媽、姊姊呢？再你林家一脈宗桃，靠你一人續嗣。是你一人之身，鄭重的了不得。再你這心病，我也知道幾分，你一說明就好治了。實告訴你罷！我想一箭雙雕，一服藥治兩病。那一個的心事，已告訴我知道了，你還不肯說嗎？」瓊玉聽了這番話，面紅耳熱，嗽了一陣，心內想道：「他已知覺，瞞不得他了。」忙央告道：「大姊，難為你扶我起來，坐著好說。」

寶釵將瓊玉輕輕扶起，用枕頭靠住。瓊玉喘了一會，寶釵道：「你且定一定，緩緩的說。」又停了一會，瓊玉道：「蒙大姊這番緩明言教訓，弟如夢方覺，實在自愧浮妄，還望大姊包涵。弟病得瘦，終身頂戴。」遂將賞花與喜鸞相對，以目送情，並園中相遇始習末原由，附在寶釵耳邊，都告訴出來。寶釵亦低聲說：「你這話若早對我說了，不致誤到這個田地。」瓊玉含淚說道：「我這些非禮之言，媽媽、姊姊面前如何敢露！望大姊成全我才好。但我情癡如此，不知他怎麼樣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他是誰？誰是他？」瓊玉道：「大姊別搗我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兩人同聲相應，同病相憐，同賦《關關》，只管放心靜養。我把個定心丸說給你聽，如今現身說法，你比作寶兄弟，紋妹妹比作我，喜妹妹比作黛妹妹，咱們作備於前，你們效尤於後。待十月，你合紋妹妹合婚之後。即接辦喜妹的花燭，可好麼？」瓊玉歎口氣道：「難得大姊這個處斷，弟終身感戴不盡，千萬秘密要緊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放心！就是你哥哥、姊姊前，都要替你遮掩妥當，你臉上才過得去。」瓊玉道：「這更好了，實在難為大姊。」寶釵見針砭對症，即合婉香回來。

黛玉正在喝茶，見寶釵回來，忙問如何。寶釵就黛玉的茶喝了，才道：「說了半天，好容易才說妥了。」遂將如何盤問，如何回答的話述了一遍。黛玉道：「姊姊這番藥石之言，旁敲側擊，就是頑石也要點頭。」寶釵道：「我這塊頑石，此時不止於點頭了。」三人一笑。寶釵道：「明兒先回了太太，必要合老爺商量定規最是要緊。妹妹向姨媽說多。紋妹妹那裡，還得我合大嫂子去說。再喜妹妹的圭角未露，也要去討他的口氣，先安慰他，可憐他這些時瘦得不成樣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姊姊早些合他說，我等你的好音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回來就在怡紅院歇了，明兒再來回信。」寶釵忽然沉下臉來，正言厲色道：「你們兩個人好胡鬧，真正約定的事，全不在心，這是怎麼說？」釵、黛二人怔怔的問道：「什麼事全不在心？」寶釵對寶釵道：「你先前說定，晚上叫妹妹當著你的面脫褲子，他已依了，你倒忘了嗎？」說完「啞嗤」的一笑。黛玉忙啞了一口，寶釵笑得彎著腰道：「罷了，罷了。別鬧了，明夜再瞧罷！我去了。」一面來到上房。

王夫人向寶釵道：「老太太記掛的了不得，又要去看外甥。大夫說繫心病沉重，到底是什麼心病？這倒難呢！」寶釵請王夫人到房中，密將始末根由細細告訴出來。王夫人道：「古怪！喜丫頭向來沒病，今兒一病就很重。老太太說的不錯：不是冤家不聚頭。寶釵、林丫頭鬧到那個分兒，這兩個又鬧到這個樣兒。」寶釵道：「太太請放心，瓊兄弟已被我勸慰妥了，再等老爺合太太商量定規，就【援】咱們三人的例，成全了一件大事，倒也很好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若不這麼著，又怕鬧的死去活來，倒是合老爺說這話，又要生氣。」寶釵道：「太太只說係林妹妹、舒姨媽求著太太告訴老爺，務必要成全此事，才保得住瓊兄弟、喜妹妹兩人的命。橫豎老爺最喜歡林妹妹，又疼愛瓊兄弟、喜妹妹兩人，這麼一說，必肯依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這主意不錯，我要……」

一語未了，剛值賈政進來，問道：「外甥的病同喜丫頭的病，今兒可好些？我因衙門有事，沒有瞧他們。」寶釵乘機就將始末原由委委婉婉回了賈政，猶恐賈政不然，總推係黛玉的主意，托代求的。賈政不語，直待寶釵說完，對著王夫人歎口氣道：「暖！好個賢甥女，手足情深，正合我的脾氣。這個好外甥，正該配個好媳婦。喜丫頭這個好女兒，就該配個好女婿。你們這些人辦事，全不思前慮後，冒冒失失做成了，才把我知道。即如瓊兒、喜兒這兩個孩子，生成的一對兒，又在家裡住著，不替他們兩個圓全，倒反聘了紋丫頭，把自家的這個好喜兒倒攔住了。我問你：再到那裡去找個好女婿，能夠像外甥一樣？只怕走遍天涯都無覓處。代外甥擇媳婦，喜兒正當匹配。紋丫頭難道不好嗎？畢竟比不上喜兒。如今竟依外甥女的意思辦去，很好罷咧。這也是天緣自合，不然喜兒就要坑了。」又向寶釵道：「外甥那裡，很難為你說！得妥當，我很喜歡。」

寶釵出來，心中暗喜。又想到：「果然老爺見識高，人難估量。」一面來喜鸞處，丫頭說睡了，只得回來。次日王夫人細細告訴賈母、舒夫人，兩人甚喜。黛玉又同舒夫人計議。又同王夫人商量怎麼辦法。

飯後，寶釵來看喜鸞，叫丫頭避開，喜鸞詫異。寶釵問道：「妹妹這病，大夫說繫心事過重，你到底有什麼心事，說給我聽。」喜鸞道：「除了三歲孩子，誰無心事？」寶釵道：「你這心事，很係個病人，為你的病也病例了。」喜鸞問：「誰為我病了？」寶釵道：「代你拾簪的人。」喜鸞驚問道：「怎麼？林姊姊也病了嗎？」寶釵道：「不是他。」喜鸞道：「我掉了簪子，係他拿來還我的。我卻問他怎樣得的，他不肯說。難道這簪子不是他接的嗎？」寶釵道：「他是過手之人。」喜鸞道：「我只問林姊姊設事就罷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代你拾簪的人，為了你病，他也病的可憐。你要自己將病治好，才對得住他。」

喜鸞心竅最靈，聽此語必有原故，又有些刺心；又因那人「病的可憐」這句話，心中一急，五內沸騰，柔腸欲斷，一陣虛火上衝，嗽得氣喘。寶釵連忙扶起，靠著喜鸞坐了一會，氣喘才定。寶釵道：「你自己終身大事靠誰作主？」喜鸞道：「靠老爺、太太，再望哥哥、姊姊疼我。」寶釵道：「你的心事不合我說，若照老爺冒冒失失一辦，你就後悔不了。」喜鸞聽說，不由的驚出一身冷汗，戰兢兢的問道：「老爺怎麼辦法？好姊姊，告訴了我。我的心事必告訴你，千萬說不得的。若人知道，我就不要命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你且細細的告訴我，你包你如心如意。」

喜鸞即向寶釵耳邊，也將那日賞花，並後日遇著瓊玉，代他拾花各情節逐一說了。寶釵道：「賞花那天，你們四日傳情，心領神會。我已瞧見的。後首園中相遇，彼此愛慕，可想而知，也不必問。此後你再怎樣呢？」喜鸞道：「也就罷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好個『也就罷了』！果然真肯罷了，他也不害了，你也不病了，大家也不用著急了，我也不來問你了，你也不必瞞我了。」寶釵說得忘形，不覺聲重。喜鸞忙央告道：「好姊姊！說輕些，仔細人聽見。」

寶釵又笑問道：「我於今只問你一句話：你可愛他？」喜鸞臉一紅，待要說，又止住了。寶釵道：「你這件事在我掌握之中，如果愛他，實對我說，別自誤了。」喜鸞道：「姊姊未嫁過來的時候，可愛寶哥哥？」寶釵道：「你這才乖呢！這麼一句話不肯說。還要借我墊喘兒，我可不依你了。明兒把這些話告訴鳳姊姊，你再招架他去。」急的喜鸞忙告道：「好姊姊，我說了愛他就是了，千萬別告訴二嫂子。但是老爺怎樣冒失的辦法，姊姊說給我聽。」寶釵道：「那是句玩話，嚇你的。若不那一嚇，你的真情如何肯說？好妹妹，告訴你放心。我同你哥哥、林姊姊商量，昨兒已回明老爺、太太，將你心上的人、紋妹妹合你，照依咱們三個人的例辦，可好麼？可如你的心了？」喜鸞道：「這話真的嗎？姊姊不過哄我這一時罷咧。」寶釵正色道：「這事都玩得嗎？寶兄弟、林妹妹鬧得死去活來，咱們深知其中苦處。你兩個的心病，咱們若不成全，老爺、太太如何知道這些委曲？因為議定了，才來告訴你放心。」

喜鸞聽說，陡然轉憂作喜，要坐起來。寶釵道：「你且靜養，不必勞動。」還叫喜鸞躺下，自己亦躺下，摟著喜鸞笑道：「咱們代你撮成這件好事，拿什麼謝禮？」喜鸞亦笑道：「哥哥、姊姊的好處，我都記著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實在愛你這個好妹妹，合林妹妹一樣，怪疼人的。你的模樣兒最好；頭好，腳好；手好，心好；情好，意好；詩好，字好；聰明得好；女工針黹無一不好。我就愛殺了你。今兒又配著咱們這個好兄弟，他的品貌極好；命好，運好；少年登第得好；文好，字好；賦好，詞好；詩古好，雜作好；內才外才都好；做人待人又好；性情好，度量好；禮儀好，談吐好，也是無一不好。我竟愛絕了他。你可愛他？」喜鸞忙說：「我愛他。」寶釵大笑道：「這才是心眼裡的話說合來了。」

喜鸞臊得滿面飛紅。因聽寶釵說得行行的，乍然一問，心中所愛，不覺順口溜出，只得說道：「姊姊真真會撮弄人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說了半天，好容易才得你這三個字，可謂守口如瓶。你今兒再可放寬心靜靜的養著，我回去了。」喜鸞道：「多謝姊姊，很操心了。」

寶釵已出房，喜鸞又叫：「請姊姊回來，還有話說。」寶釵道：「還說什麼？」只望著喜鸞笑。喜鸞帶澀含羞，又央告道：「剛才這些話，姊姊要告訴人，我也不能攔阻。萬不得已，只可告訴你們三人，別人都說不得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放心就是了。」一面來到瀟湘館，同黛玉盡道其詳。黛玉道：「喜妹妹談吐很去得，也虧你將他的話逼出來。」

寶釵道：「他們的事就是這麼著，咱們自己的事也要趕著辦了。」黛玉問：「什麼事？」寶釵道：「現屆八月，要酬客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些天被兩個病的鬧得發昏，耽誤住了，係要趕辦了這一件。那邊房子盡九月完工，十月初進了房，接辦娶親的事。昨日已回過太太，大略說了幾句。晚上待他回來，咱們再又商議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回來，必鬧脫褲子的案，還有工夫商量正事嗎？」黛玉道：「他頑人的脾氣，已經刁鑽古怪的受不得了，還攔得住你提他。你必要他鬧，我玩給你開心也罷，待他回來，盡你們鬧罷咧。」寶釵湊到黛玉耳邊，笑說了幾句，黛玉亦笑答道：「且待晚上再合你算賬。」欲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